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《武俠》先在內地上映,已收過億票房,上週亦已在台灣上映,成為週末上畫票房冠軍,香港則在本周二才做首映,明顯香港市場已落後於內地和台灣,因而遭冷落。

獨臂刀和宇宙最強

《武俠》先在內地上映,已收過億票房,上週亦已在台灣上映,成為週末上畫票房冠軍,香港則在本周二才做首映,明顯香港市場已落後於內地和台灣,因而遭冷落。

琴台聚

彥火

從容的境界

《國學新視野》夏季號,我寫一篇「主編的話」摘要刊登如下: 要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脫俗而要入世、曲高而「和」的國學雜誌,是一條艱辛的道路。它的存在價值和意義是什麼?一直是本刊同人所叩問和探索的。最近讀了中國趙文竹(法名仁文)所寫的一段文字,頗多啟發。趙先生寫道:

我們生活在一個空前浮躁、空前瘋狂的時代,城鐵、高速公路、寬帶網、私家車,一切都在講求高速度、高效率。人們的口號就是時間就是金錢,時間就是生命,連那些無辜的孩子也被告知不要跑在起跑線上,於是補習班翻來,與數碼賽道命,甚至連一向溫文爾雅的國學如今也被綁上了高速度的列車,被量化的進而質變。每天八小時以上的強化背誦,使很多讀書人正在升高,這簡直是個世界性難題,我們只能求救於五千年的蠅牛。首先,蠅牛慢是慢了點,但是咱不著急;第二,蠅牛之所以也叫牛,因為他沉得住氣;第三,敢對高速度理論嗤之以鼻,這就叫牛;第四,快有快的好處,慢有慢的作用。生命的意義不在於走得有多遠,而在於一直在走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吃苦大任

過去幾年,眼見一位從事創作的朋友一直努力謀求機會,但個個計劃最後都好夢成空,讓他總是白忙一場。最近,他終於在實實在在的在地成功展開一項前景被一致看好的工作,不料卻又遇上主要工作人員問題連連,迫使進程波折重重,令他苦不堪言。

生命本初的氣度,是情世界的昇華。 「連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覺夏深」。《國學新視野》在春天破土,夏天成長,承蒙文友們的關注與厚愛,我們心存感恩,也倍感壓力。肩上的使命,腳下的路,都濃縮在這看似並不厚重的本子裡。 夏季號的《國學新視野》,承蒙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袁慶長教授在卷首寄語,談他「心目中的國學研究」。而「大家訪談」更邀得余英時教授特為本刊做關於國學與漢學的對話。余教授從自身經驗出發,談治學、談讀書,談中學、談西學,其中深意,讀者自可領略。我們在此僅透露一個編輯花絮,就是余教授對此稿的修訂校閱一絲不苟的態度,令人欽佩。余教授治學的嚴謹由此亦可見一斑。 國學是個難以界定的概念,國學學科也是個廣為爭議的話題。本刊刊發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文章《綜合與分流:國學學科成立之合法性芻議》,為人大國學院正名,文章以為國學不僅是「國魂之學」,同時也是學科之學;周禮報道的國學論壇,兩岸知名學者雲集廈門大學,探討國學的現代意義,也直面國學「無家可歸」的困境,令人深思。而劉再復教授在離開二十年後首度回母校參加此次論壇,亦是一大大亮點。 黃樸民、林光華、陳明、梁濤的文章均為我們探討了國學以及與國學相關的課題。除此以外,本期還有一些文章談及文學與藝術。鄧偉雄的文章《丹青不老》,配合本期封面、封三和封底饒宗頤教授的畫作,是我們對合國學成就表示敬意的個一個系別報道之一。吳小如、吳辛璧和容成的文章則分別從中國古詩、書法、文學和漢字來告訴讀者中華傳統文化的美麗。而《紅樓夢》這部最偉大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,有了瑞典文版本。 托爾斯泰說:「正確的道路是這樣的,吸收你的前輩所做的一切,然後再往前走。」

交際圈

午飯也是交際場!



交際圈的興盛是服務業不竭的商機。 網上圖片

透過城市快節奏的翻滾泡沫,就會看到一個悠閒自在的交際場。 北京忙人多,閒人更多,忙死與閒死的,都心心相念着能參與其中的交際圈。與巴爾扎克筆下的古代巴黎一樣,現代的北京也充斥着光怪陸離的交際圈,那兒是娛樂場、名利場、生意場,沉澱着都市的魅力與精華。 有人通過交際圈尋找上升之路,有人通過交際圈淘金,有人活着就是為了交際,像在南方陽光下走東串西的傣寨姑娘一樣,認為交際才是人生至高的幸福所在。隨着城市寂寞病的蔓延,隨着城市生活的無限多元化,各類交際圈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。高質量的交際圈,即是歷練人生的舞台,也是安撫心靈的牧場。她濃縮了各色生活場景,是一本本活的歷史。 五花八門的同學會尤為興盛。 不久前剛參加完中學同學聚會。文革時同學只相處一年便各奔東西,本以為人生從此別過。偏有同學閒下來便大發懷舊之情,特別熱衷「挖人」。她上網搜索,去公安局諮詢,走街串巷找尋舊址,居然成功找到了30多位同學,還找到了當年的班主任,於是一時間成為張羅聚會核心人物。後來她移民美國不再有多同學相伴,鄉愁之下只能做義工解悶了。 熱心同學留下的平台被後來者發揚光大,年年都有人出面組織聚會。每逢新找到的同學再相見,都是一次時光隧道的穿越,都會看到一個別樣人生,一本時代的個人口述史。班裡出身部隊大院的多,那些同學參了軍,後來當了軍醫,或是進入部隊文工團;幾十年後有的成了師級甚至將軍。更多同學下了鄉,歷盡艱辛返城,進工廠,上學,或者出國,再見面時有的成了局級,有的成了資深專業人士,有的早已下崗退休。 身份截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,憶着上學時的點點滴滴,都很珍惜文革前上的那一年初中。我小時自卑又沉默,只記得被同學偷看日記並報告指導員我思想有問題,幸虧班主任記得我那時數學不錯,選了我一點兒自信。班主任當年是個留了兩條長辮子的年輕姑娘,是學校一流的數學老師。她講課深入淺出,乾脆利落,讓我們班數學成績從來在年級名列前茅。可惜文革時她被狂熱的同學剪了長辮子,從此就與我們斷了聯繫。重新見面,年過古稀的她不計前嫌,依然高高興興與大家合影,時光流逝中,學生已與老師一同老去。學校裡很多班都很難再聚起來,因為文革時傷了感情:有的班級紅衛兵竟打死了同班同學的父親。 被摧殘的中學情誼再續不易,小學同學聚會更難。因為少不更事,也因時光隔離更遠。不過前段時間,有個朋友還邀請我參加她的小學同學聚會。她的小學同學幾乎全是大院鄰居,上學一起在學校聽課,放學一起在大院瘋跑。因家長多是同事,孩子熟家長也熟。小學畢業後他們考入不同的中學,很多同學半生斷了音訊。當職業生活接近謝幕時,班長卻想起小學同學們。 為組織聚會班長頗費一番心思策劃。班長當年去陝西插隊,又當了20多年記者,調回北京最憶記的

就是兒時夥伴。在她一個個電話、電子郵件的動員之下,小學同學們從上海、廣州甚至美國、加拿大、瑞典等地方飛了回來,目的就是去郊外賓館聚會。見面時,有人老得不敢相認,有人風韻猶存,第一句話都是,猜猜我是誰?去郊外賓館酒,女生盡情聊天,沒有一絲利益關係。讓我驚奇的是,他們把小學生活的點點滴滴都記得那麼清楚。 有個女生的經歷讓我印象深刻。她是大院一位知名老中醫的獨生女,文革前她父親常出入中南海為中央首長治病,回到家裡也給鄰居們義務看病。有人患了疑難病找到他,往往一個方子就能治好。因卓越的聲望及剛正的人格,文革被造反派抓走折磨致死,家人連骨灰都沒能找到。獨生女回到老家,從底層赤腳醫生幹起,後來成了北京有名的中醫,再後來又去了瑞典行醫,盡盡艱辛終於繼承了父親的醫業。聊着天她就給大家刮痧按摩針灸,經過她的治療,一向失眠的我竟不吃藥也睡了個好覺。凡參加聚會的,無論處境如何都平等相處,同學情成了唯一的紐帶。聚會後他們建立了一個QQ群,現在國內外同學能天天上網交流,聊旅遊聊攝影聊人生,我對朋友說,這下可夠你忙的了。摻和了一個同學會,讓我分享了豐富的人生故事,來了場精神旅遊,生命本來就是可以互相豐富的。 同學會之外,鄰居、同事、玩伴甚至生意夥伴,都能形成交際圈,無論是純淨友情還是合作乃至利益關係,都是交際圈的黏合劑。再孤獨的人,也喜歡有時進交際圈去調劑一下,只要能夠保持自尊。在勢利的交際圈中,聰明人能適時在攻擊他人中保存自己,競爭退避自如,不動聲色地遊戲人生。圈子裡的競爭的法碼有很多,比房子、票子、車子、權力、事業、孩子,可最後拚的就是健康。所以,以健身、娛樂、旅遊為紐帶的交際圈最受歡迎。 北京交際圈的興盛是服務業不竭的商機,性價比好的餐廳、度假村們從不愁顧客的大單生意。然而交際並非一定要花錢,要去會費不菲的會所,只有少數人有資格成為長安俱樂部會員。公園就是環保、節約、健康的交際平台。北京所有公園中都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交際圈。從紅歌團到民族舞蹈隊,再到太極、武術隊。很多親朋好友一到周末就拖着拉桿箱去頤和園,裝着音箱、樂器、水果飲料盒飯,聚齊後有的打牌下棋,有的翩翩起舞,有的釣魚游泳,有的彈奏樂器,有的引吭高歌。周末的頤和園裡有個無伴奏小合唱團,成員就是姐妹四人加上各自的老公。 比較寂寞的是局級以上的高官。他們有的是關係,卻缺少真正的朋友。他們在交際圈中衣冠楚楚、官氣逼人,讓朋友們拘謹,不免敬而遠之。高官一退休便立即身邊冷清,就會特別孤單。清高的知識分子也比較寂寞,他們寧可窩在家裡寫字畫畫,也不願跟社區平民老頭、老太交往,以為那樣貶低了自己。 最好的交際圈,是有共同價值觀的那類。圈子裡人之間保持着理性距離,卻常有精神的交流,有意義的對話,彼此的啟發,受尊重的人格,超越於利害關係之上。這樣的圈子可望不可及,參與者得有相當的文化素養以及道德修養,還需要悉心經營。 我比較珍惜的是兵團戰友圈子。十六七歲時就相識,從睡一條炕到後來見證了彼此風風雨雨的成長,如此形成一條天然的朋友紐帶。「荒友」的人生軌道有交有離,人格獨立又互相撫慰,容忍彼此的缺點,欣賞彼此的長處,看似若即若離,卻時刻彼此惦念。我想,社交禮儀固然很重要,但保留一份赤子之心,才是友誼的精華。 交際圈熱鬧,卻取代不了自我。記得一位作家在一篇小文中曾說:「有再多的好朋友,也不可能一生相伴而行,每個人最終還是要沒入自己的荊棘小道,面對屬於自己的人生。只有因正視孤獨而規劃自我的人,才能充分享受到交際的樂趣吧!

獅與國

最近從傳媒得知一個華人之光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出生在廣東的香港人,從事的是航運事業,今年,被國際獅子會選為會長,是這個會在世界各地成立以來,第一位華人總會長。這位總會長,還有一個感人的故事,對失聰的人來說很有激勵作用,那就是他在妻子去世後,萬念俱灰,從一隻生猛的獅子,一下子變成一隻病獅。但是汶川大地震的畫面將他震撼,認為個人的經歷和災民比起來,微不足道,於是甦醒過來,走到汶川,以個人經驗來喚醒災民的鬥志,為災民募款奔走。 他就是譚榮根。他認為,「獅」比受更有福。 獅比受更有福,這種行為,不但出現在高尚的人格之中,也出現在真正的獅群之中。根據動物學家的觀察,母獅為了讓剛出生的幼獅有個安全環境,每隔幾天便會用嘴輕輕咬幼獅的肩膀,一隻隻帶着他們移居,在移居的過程裡,更會沿途收養和照顧其他落單的幼獅。因為母獅除了負責照顧幼獅之外,更要負責外出覓食,難免遇到意外,這就是有幼獅被遺棄的原因。但是基於獅比受更有福的本性,所有幼獅都會被照顧。 獅這種動物,自漢代從西域傳入中國之後,中國便有了不少和獅有關的語詞出現,比如獅子搏兔皆用全力,獅子吼震懾邪魔外道。 如今,國際獅子會首次由華人出任總會長,除了獅子會原有的「相信」信念之外,希望能帶入中國特有的精神,用獅子吼的方式喚醒世人,以獅子搏兔的精神全力對抗貧窮、災亂、環保、敗德、唯利是圖等等邪惡的觀念,讓「獅」比受更有福的觀念,深入全世界的民心。

原田芳雄雜憶 原田芳雄離世,很明顯不同地域的中文傳媒報導傾向也有差異。內地強調他七六年的《追捕》,那當然屬文革後首個在中國上映的外國電影之故。香港突出他在五度參演《座頭市》,同樣基於讀者及觀眾對「盲俠」日本影迷而言,原田芳雄從來都是真色邪派的殿堂級偶像人物,僅僅耳聞便足以教人肅然起敬。據說松田優作出道時認為研究及模仿他的一舉一動,以揣摩演技及建立型格,我信此言非虛。 他一直是日本大異色導演寺山修司、鈴木清順及黑木和雄的摯將。寺山修司的《死在田園》及《再見舟車》都可見他的蹤影,尤其是後者中與山崎努演活一雙兄弟,兩人的演技較勁更使化成為幽默,仍繼續折磨弟弟捨吉,精準演繹出家族的糾結。他也在鈴木清順的《悲秋物語》、《流浪者之歌》及《陽炎》演出,至於黑木和雄更可謂和他屬老夥伴,由成名作《龍馬暗殺》開始,往後如《祭禮準備》、《原子力戰爭》乃至《浪人街》等,均無一例外合作無間。 他身上一直散發瀟灑反社會反建制的浪人氣息,此所以數年前若松孝二能人所不能地拍成感動作《赤軍殘酷內鬥暗黑史》,把著名的淺間山莊事件背後的來龍去脈,以及聯合赤軍中的政治內鬥展示出來,而找來原田芳雄為此半劇情半紀錄的作品負責旁白,就更加屬天作之合。一切就好像像「過來人」娓娓道來,政治的風雲變色波濤洶湧,都盡在其中。

與增城「結緣」 本人於十五年前捐資增城市南浦村,興建方靜蘭紀念小學,紀念先母逝世六十周年。 該小學五年前已經停辦,但我這位捐款人卻被蒙在鼓裡。五年這麼長,而且溝通渠道暢通,這是他事後承認的。這種不尊重捐款人的意願,是對一位對革命有貢獻的母親的褻瀆,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。 因此,我寫信向廣州當局投訴,至今已近月,並未有任何回音。我更在七月一日專程前往增城南浦村考察,完全證實該校舍已改為一家皮革加工廠。而且在校內我所寫的紀念先母碑記,也都被破舊報紙遮蓋。 至此,我只有著文向報章披露事件。香港報紙刊出我的文字,廣州《南方都市報》即來電問明原委,並在增城進行調查訪問,翌日見報。事件曝光,增城中新鎮教學指導主任和方靜蘭小學原校長,便來電表示將專程前來香港表示道歉。 目前隨吳氏宗親會再訪增城,在羅洞村的歡迎會上應邀講話,我說年輕時已知道增城這個名字,因為荔枝的「增城掛綠」舉世聞名。而真正的與增城結緣,始於十五年前在南浦村捐建希望小學。想不到十五年後卻以投訴收場。增城荔枝雖甜,但已有稍帶酸味的「桂味」,與增城結緣,酸酸甜甜都在心頭。 原田芳雄離世,很明顯不同地域的中文傳媒報導傾向也有差異。內地強調他七六年的《追捕》,那當然屬文革後首個在中國上映的外國電影之故。香港突出他在五度參演《座頭市》,同樣基於讀者及觀眾對「盲俠」日本影迷而言,原田芳雄從來都是真色邪派的殿堂級偶像人物,僅僅耳聞便足以教人肅然起敬。據說松田優作出道時認為研究及模仿他的一舉一動,以揣摩演技及建立型格,我信此言非虛。 他一直是日本大異色導演寺山修司、鈴木清順及黑木和雄的摯將。寺山修司的《死在田園》及《再見舟車》都可見他的蹤影,尤其是後者中與山崎努演活一雙兄弟,兩人的演技較勁更使化成為幽默,仍繼續折磨弟弟捨吉,精準演繹出家族的糾結。他也在鈴木清順的《悲秋物語》、《流浪者之歌》及《陽炎》演出,至於黑木和雄更可謂和他屬老夥伴,由成名作《龍馬暗殺》開始,往後如《祭禮準備》、《原子力戰爭》乃至《浪人街》等,均無一例外合作無間。 他身上一直散發瀟灑反社會反建制的浪人氣息,此所以數年前若松孝二能人所不能地拍成感動作《赤軍殘酷內鬥暗黑史》,把著名的淺間山莊事件背後的來龍去脈,以及聯合赤軍中的政治內鬥展示出來,而找來原田芳雄為此半劇情半紀錄的作品負責旁白,就更加屬天作之合。一切就好像像「過來人」娓娓道來,政治的風雲變色波濤洶湧,都盡在其中。